

全上古三代秦汉
三国六朝文
梁宋齐
第七
函
十
册

全宋文卷四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趙伯符

伯符字潤遠下邳僮人武穆皇后弟之子永初初爲竟陵太守入爲寧遠將軍文帝時累遷徐充二州刺史徵爲領軍將軍轉豫州刺史遷護軍將軍丹楊尹呂子倩尙主離婚慚懼發病卒諡曰肅

呂息倩犯罪乞解侍中護軍表

臣識慚羊媼慮闕日磬致咎猖狂初不自悟形影相弔心情喪惡無宜復管司喉唇作統連率

藝文類聚五十四

沈劭

劭字道輝吳興武康人輔國將軍林子子襲爵漢壽縣伯歷駙馬都尉奉朝請元嘉初拜疆弩將軍出爲鍾離太守遷衡陽王

義季右軍中兵參軍又爲始興王濬後軍中兵參軍入爲通直
郎兼侍中歷彭城王義康大將軍中兵參軍加監朔將軍改廬
陵王紹南中郎參軍爲義康安成相元嘉二十六年卒官

贈王孚孝廉板敘

前文學主簿王孚行潔業澹棄華息競志學脩道老而彌篤方授
右職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薦宋書呂特牲緬想延陵自序呂遂本懷

沈亮

亮字道明劭弟嗣伯父田子後州辟從事轉西曹主簿孝武出
鎮歷陽行參征虜軍事始興王濬臨揚州呂爲主簿秣陵令入
爲尙書都官郎遷南陽太守加揚武將軍又遷南譙王義宣司
空中兵參軍歷隨王誕後軍中兵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七年
卒官有集七卷

陳府事啟

伏見西府兵士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已從役衰耗之體氣用湮微兒弱之軀肌膚未實而使伏勤昏稚驚苦傾晚於理既薄爲益實輕書制休老已六十爲限役少已十五爲制若力不周務故當粗存優減

宋書
自序

陳營創城府功課

經始城宇莫非造創基築既廣夫課又嚴不計其勞苟務其速已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見役人未明上作閉鼓乃休呈課既多理有不逮至於息日拘備關限方涉暑雨多有死病頃日所承亦頗有逃逸竊惟此既內藩事殊外鎮撫蒞之宜無繫早晚若得少寬其工課稍均其優劇徒隸既苦易以悅加攷其卒功廢闕無幾臣聞不居其職不謀其事庖割有主尸不越樽豈臣疏小所當預議但臣泳恩歲厚服義累世苟是所懷忘其常體

宋書
自序

救荒議

東土災荒民凋穀踊富民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
令積蓄之家聽畱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爲制平價此所謂常道
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富地穰麥旣已登黍
粟行就可析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民卽呂貸給使強壯轉運
呂瞻老弱且酒有喉唇之利而非飡餽所資尤宜禁斷呂息游費
宋書自序時三吳水潦穀貴民饑刺史彭城
王義康使立議呂救民急亮議卽竝施行
發冢不赴救議

尋發冢之情事止竊盜徒呂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

必銜枚呂晦其迹強劫之黨必謹呼呂威其事故赴兇赫者易應

潛密者難通典上句無赴字難下有知字且山原爲無人通典作鄰之鄉巨隴非恆途

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實效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

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之限而失遠近之斷夫冢無村

界通典作押當呂比近坐之若不域之呂界則數步之內與十里之外

便應同罹其責防人之禁不可頓去

通典作不可不慎夫

止非之憲宜當其

律愚謂相去百步內

通典作愚謂百步內相去

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已外

差不及罰

宋書自序通典一百六十七元嘉中

脩治石場籤

施生興業首敎農畝立民崇政訓本播穡故能殷邦康俗禮節用
成頃北洛侵蕪南宛彫毀獫狁肆凶犬夷充疆遠肅烽驛近虞郊
閑遂使沃衍弗井巨防莫脩窘力輟耕闕於分地凶荒無待流冗
及今禮化孚內威禁清外斯實去盜脩畝昭農緒稼之時弘圖廣
務拓土祈年之日殿下降心育物振民復古且方提封榛棘綏入
殊荒竊見郡境有舊石場區野腴潤實爲神皋而蕪浹稍積久廢
其利凡管所見謂宜創立昔文翁守官起沃成產偉連撫民開奧
增業惠昭二邦庸列兩漢雖效政圖功不見所絕聯事惟忝憂同
職同

缺

宋書自序南陽郡界有古時石場蕪廢歲久亮籤世祖脩治之

沈慶之

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永初初竟陵太守趙伯符版爲寧遠中兵參軍除殿中員外將軍元嘉中領淮陵太守轉正員將軍遷始興王濬後軍參軍員外散騎侍郎進建威將軍遷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領南東平太守又爲世祖撫軍中兵參軍復爲廣陵王誕參軍南濟陰太守遷太子步兵校尉元凶弑立世祖假征虜將軍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及踐阼呂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出爲使持節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鎮盱眙尋還鎮廣陵孝建初進鎮北大將軍督青冀幽三州封始興郡公尋呂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罷就第大明中復爲使持節督南兗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南兗州刺史進司空固讓前廢帝卽位呂爲侍中太尉尋齋藥賜死年八十諡曰忠武公明帝卽位追贈侍中司空

諡曰襄公

棄彭城南歸議

曰車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

配

宋書四十六五十九張暢傳元嘉二十七年托跋燾南侵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

議

鑄四銖錢議

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鑄改造榆莢而貨輕物重又復乖時太宗放鑄賈誼致譏誠曰采山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用四民競造爲害或多而孝文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殷富況今耕戰不用采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資農民不習無糴末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維新雖復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所乏唯錢而已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雜式去其雜僞官斂

輸郭藏之曰爲永寶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翦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翦華利用於事爲益

宋書顏竣傳

孝建三年

與南郡王義宣書

僕荷任一方而覺生所統近聊率輕師指往翦撲軍鋒裁交賊爽

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

宋書南郡王義宣傳世祖使慶

之送魯爽首示義宣并與書

案文選陀頭寺碑文注引謝莊爲

沈慶之答義宣書云皇綱絕而復紉區宇墜而更維一是答書一

是與書非

卽此篇也

沈攸之

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子元嘉末行南中郎府長史兼參軍
進行太尉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參軍孝建中
遷員外散騎侍郎又遷太子旅賁中郎遭母憂起爲龍驤將軍

武康令前廢帝卽位除豫章王子尙車騎中兵參軍直閤封東興縣侯遷右軍將軍明帝卽位除東海太守未拜己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尋假節進輔國將軍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冠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徙監郢州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不拜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免徵爲吳興太守不拜除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出爲持節監郢州諸軍郢州刺史又監西陽義陽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後廢帝卽位進安西將軍加散騎常侍權行荊州事尋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順帝卽位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昇明二年入討蕭道成眾潰爲封人所斬

案宋書沈攸之傳攸之表檄文疏皆宗儼之詞也今姑錄爲攸之文

荅皇太后令問

荷國重恩名器至此自惟凡陋本無廊廟之姿至如成防一蕃撲

計蠻蜒可彊充斯任雖自上如此豈敢厝心去畱歸還之事伏聽

朝旨宋書沈攸之傳元徽二年羣公稱皇太后令遣中使問攸之云云攸之荅

與武陵王贊賤

江陵一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之重宜自上歸本欲仰移節蓋改
臨荆部所引未具上聞者欲待至止面自咨申不圖重關擊柝觀
接莫由若使匡朝之誠終蔽於聖察襲遠之舉近攤於郢都則無
引謝烈士之心何用塞義夫之志便不犯關陵漢期一接奉若夫
斬蛟陷石之卒裂帛卷鐵之將煙騰颶迅容或驚動左右苟不獲
已敢不先布下情同上

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辨菽抽序便
加耳倦絃歌口厭梁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眉苟安保
養餘齒何爲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於皇室
爾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既貫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殿

大五百四十八
小五十九

下若使天必喪道忠節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劬勞日昊卜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家國之事未審於聖心何如

同上

遺蕭道成書

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矣大明之中謬奉聖主忝同侍衛情存契闊義著斷金乃分帛而衣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焦若斯之苦寧可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閤下足下亦懼滅族於舍人爾時磐石之心既固義無貳計賊迫時難相引求全天道矜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實關於厚及明帝龍飛諸人皆爲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親過夙眷遇若代臣錄其心迹復忝驅使臨崩之日吾豫在遺託加榮授寵恩深位高雖復情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必死此誠志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永奪自爾已來與足下言面殆絕非唯分張彤迹自然至

此脫枉一告未嘗不對紙流涕豈願相誚於今哉苟有所懷不容
不白初得賢子諱疏云得家信云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寧民此
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令云足下潛構深
略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雖樊不可承足蓋共尊高故耳足下
交結左右親行殺逆召免身患卿當謂龍逢比干癡人耳凡廢立
大事不可廣謀但袁褚遺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實爲膏腴
人位竝居時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共披心胸者哉昏明改易
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邪前代盛典煥盈篇史請爲足下言之
羣公共議宜啟太后奉令而行當召王禮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
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罔滅天理一何若茲孝經云資於事父曰
事君縱爲宗社大計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邪乃復慮召家爲
咎召爵賞小人無狀遂行絀害吾雖寡識竊從古比豈有爲臣而
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日荼毒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且有

登齋之賞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愧駭華夷扣心行路泣
血乃至不殯使流蟲在戶自古已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引
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己足下與向之殺者何
異人情易反還成嗟悲爲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豈復有異
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不聞甘崔杼之罪何惡逆之
甚昔太甲還位伊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稱數霍光荷託尙共議
於朝班然後廢之猶有湯沐之施論者不曰劫主爲名桓溫之心
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倫頓盡廢之曰公猶禮處之當溫彊盛誰
能相抗尙畏懼於形迹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名
高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脅奪凡是諸事布於書策若此易曉豈
待指掌卿常言比迹夷叔如何一旦行過桀跖邪聖明啟運蒼生
重造普天率土誰不歌抃實是披心罄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
收宮妓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破甲

入殿内外宮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
陶庾行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專縱
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錄何已異此知卿防固重
復猜畏萬端言已禦遠實爲防內若德允物望夷貊猶可推心共
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文長已戈戟自衛何解滅
亡吳起有云義禮不脩舟中之人皆讎也足下既無伍員之痛苟
懷貪憚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捐申包之節邪聞求忠臣者必出孝
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已行茲惠盜國權爵已
結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不可恆用用之既訖恐
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不能遏姦折謀誠節慨惋隔硤數
千無因自對不能知復何情顏當與足下敘平生舊款吾聞前哲
絕交不出惡言但此自陳名節於胸心因告別於千載放筆增歎
公私潛淚想不深怪往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當自知投

杖無疆爲必先及

南齊書張敬兒傳

宣令軍中

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已爲資糧

齊書柳世隆傳攸之渡魯山岸猶有數十匹騎

自隨宣令軍中

沈演之

演之字臺眞吳興武康人晉冠軍長史勁曾孫襲父叔任爵吉陽縣侯郡命主簿州辟從事史西曹主簿舉秀才除嘉興令入爲司徒祭酒南譙王義宣左軍主簿錢塘令復爲司徒主簿丁母憂起爲武康令除司徒左曹掾州治中從事史遷尙書吏部郎進右衛將軍遷侍中又遷中領軍領國子祭酒本州大中正轉吏部尙書領太子右衛卒元嘉二十六年卒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貞侯

巡行上表言劉眞道等政績

宰邑敷政必曰簡惠成能莅職闡治務曰利民著績故王與見紀
於前升卿流稱於後竊見錢塘令劉眞道餘杭令劉道錫皆奉公
卹民恪勤匪懈百姓稱詠訟訴希簡又翦蕩凶非屢能擒獲災水
之初餘杭高堤崩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先吏民親執板
築塘既還立縣邑獲全經歷諸縣訪覈名實竝爲二邦之首最治
民之良宰

宋書劉懷肅傳元嘉十三年東土饑上遣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上表上嘉之各賜穀千斛

曰一大錢當兩議

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曰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
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採鑄久廢兼喪亂累仍縻散漂滅何可勝
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曾用其數本少爲患尙
輕今王略開廣聲放遐暨金鑑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
行之矣用彌曠而貨愈狹加復競竊剪鑿銷毀滋繁刑禁雖重姦
避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室日劇啓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曰贍